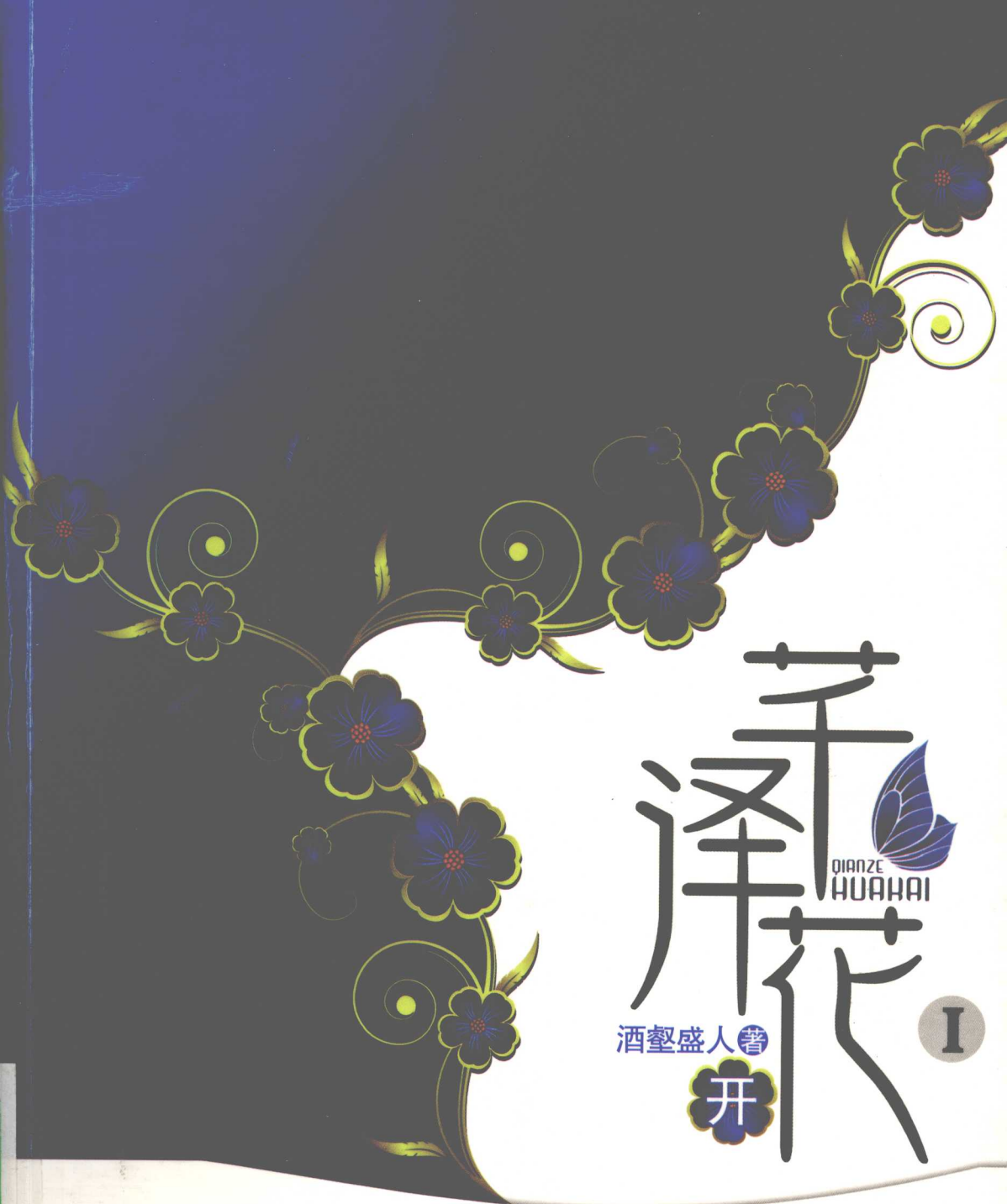




芊泽花

QIANZE HUAHAI

酒壑盛人著

开

I

酒壑盛人09年度言情经典力作

芊泽就是这么一个像芊泽花一般的女子。

破空的时刻并非好时刻，在那个时刻出生，一生可能磨难重重……

湖北长江出版集团
长江文艺出版社



茅 泽 花

QIANZE
HUAHAI

西壑盛人著

开

I

新出图证(鄂)字 03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芊泽花开/酒壑盛人 著

武汉:长江文艺出版社,2009.7

ISBN 978 - 7 - 5354 - 4029 - 7

I. 芊… II. 酒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062316 号

责任编辑:程华清

责任校对:陈 琪

封面设计:三合广告

责任印刷:左 怡 邱 莉

湖北长江出版集团
出版:长江文艺出版社

地址: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

邮编:430070

发行:长江文艺出版社(电话:87679362 87679361 传真:87679300)

<http://www.cjlap.com>

E-mail:cjap2004@hotmail.com

印刷:首壹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:787 毫米×1092 毫米 1/16

印张:38 插页:2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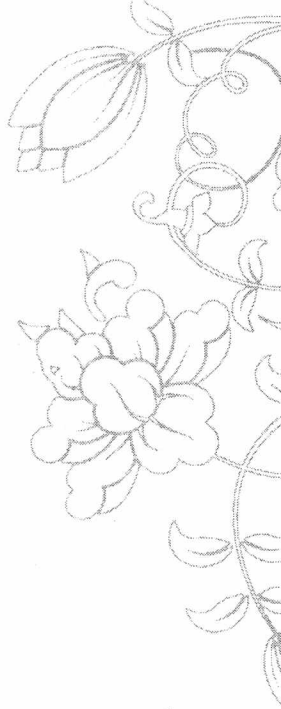
版次:2009 年 7 月第 1 版

200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字数:620 千字

定价:49.80 元(全二册)

目 录



楔 子	1
第一章 失 意	4
第二章 异 处	10
第三章 丘 都	17
第四章 祀 会	26
第五章 凜 势	34
第六章 成 奴	41
第七章 扬 笑	49
第八章 对 视	56
第九章 遇 澈	65
第十章 温 暖	73
第十一章 不 疼	82
第十二章 内 心	89
第十三章 雨 夜	98
第十四章 莲灯宴	102
第十五章 册 后	118

第十六章	浅 伤	126
第十七章	释 然	132
第十八章	惊 异	141
第十九章	饮 恨	152
第二十章	两 个	161
第二十一章	不 忍	171
第二十二章	澄 心	180
第二十三章	种 子	192
第二十四章	发 芽	201
第二十五章	避 暑	209
第二十六章	飞 翔	218
第二十七章	要 她	226
第二十八章	事 实	234
第二十九章	等 待	243
第三十章	深 毒	251
第三十一章	重 诊	259
第三十二章	秘 密	270
第三十三章	挡 伤	278
第三十四章	转 折	286
第三十五章	哥 哥	295

楔 子



甘露宫。

昏黄朦胧的烛光笼罩在这深宫寝殿，子夜，万籁俱寂。

女子拖着一袭曳地长裙徐徐前行，进了内殿她便解开自己颇显累赘的外袍，懒洋洋地打了一个呵欠。

她并没有唤她的婢女，而是独自一人回了寝房，但转即她又像想起了什么，朝另外一个方向去了。

此地的灯光更为暗淡，只是隐隐的燃了半截灯芯，为的就是不打扰正在熟睡的小皇子。女子思子心切，即便是刚才晚归，也要在就寝之前望上他一眼。但当她逐渐走近这静谧的寝宫时，她似乎隐隐约约地听到了异样的声音。

寝宫十分宽绰，昏暗的烛火摇曳曳，扫在抛光的大理石地上。女子轻轻地踏了进来，目光右转。朱红的大床上，幔帐微掩，一女子的身影藏在里面，她怀里抱着一婴孩，不住地亲昵。

“奶娘？”女子一唤，那大床上跪着的身影便忽地一顿，停止了手上的动作。

她睁着圆圆的眼睛向这边望来，一见来人，便慌慌张张地搂紧了怀里的婴孩，向后一缩。

“奶娘？”女子声音高了一个调，她急速而戒备地走了过来，掀开幔帘，眼前的一幕却令她目瞪口呆。

床上的女子不过十八尔尔，是钦点入宫照顾小皇子的奶妈。此时此刻，她正衣衫不整，面色潮红……但是，她怀里抱着的明明是只有几个月大小的皇子！婴孩的全身上下都被女子吻啄过，但他却不哭也不闹，只是一声不吭地睁着黝黑的眼睛，盯着他的娘亲。

他的眸中闪过一丝异光，这光彩太过熟悉，女子屏住呼吸，几欲气竭。

“娘娘……”那床上的奶妈醒悟过来，惊恐地望着女子。她战战兢兢地缩着身子，把怀里的皇子抱得更紧。

“把他给我！”

女子恶狠狠地瞪了她一眼，然后伸出双手来，命令其交还她的儿子。哪知那奶娘却颤抖着摇起脑袋来，愈加把身子曲进角落。

“不……不……娘娘……不要……”

她咿咿唔唔的有些疯癫，湿粘的鬓发随着脑袋不停地晃动。她脸色忽地变得惨白，爱恋地把脸贴着手里婴孩的脸。

“把他给我！”女子呵斥一声，目光如炬。

“不要！娘娘，你把他给我吧，把他给我吧……”

“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奶娘，他是我的儿子，他是皇子！”女子气得全身颤抖，但却并不提高音调，她双目里闪过阴鸷，同时愤然地咬了咬樱红的下唇。

床上的女子听罢，忽地一收声。然后像屏住气息般，扭过头来，与怀里的婴孩对视。那婴孩依旧睁着一双黑若潭渊的眼睛，眨都不眨地回视着她。几秒过后，那女子双目闪过诡谲，搂紧了手中的孩子，忽的跳下床来，势要向外奔去。华贵女子一愣，并没有料到她竟如此大胆，但转瞬当她反应过来时，她倏然抽出挂在墙壁上作为装饰用具的长剑，几个云步便追上了奶娘，一剑从后劈去。

奶娘身子向前一拱，惨叫一声，瞳孔一缩，忽的就不会动了。

几秒的停顿后，她双手一松，身子霍然倒地。

而身后的女子已然大步一踏，身姿一旋，接下了落空的娃娃。她把他揽入怀里，一脸复杂的望着他。这个时候，他才突然哭出了声，引得宫殿里一阵骚动。奴才们鱼贯而入，一见到地上的惨景，便吓得面容失色，胆战心惊地站在一边，不能言语。

他们都认得地上的女子，那是小皇子的奶娘。

“你们抖什么？”

那群奴才初出茅庐，显然是吓傻了，听到主子的声音便齐齐腿软，跪下了。

“这个女人……”

华贵女子美眸一转，扫了一遍跪作一排的奴才们，又瞥了一眼地上的女尸，继而启音：“她刺杀我！”

说罢，她把手上的剑一扔，抛在血滩上。

“娘娘受惊了，娘娘受惊了！”

地上的人不约而同地磕头，齐声喊道。

“不许喊！”女子一声喝令，跪拜着的人吓得齐收声，头都不敢抬。

女子不再看他们，开始哄起怀里号啕大哭的婴孩，她拍拍他的后背，摸摸他的额头，转瞬，他便真的不再哭泣了。女子饶过地上的一群人，朝自己的寝宫前行，踏出门槛时冷冷吩咐了一句：“收拾干净，谁都不许张扬！”只留下面面相觑，不明所以却又胆战心惊的一群奴才们。

一个时辰后，甘露宫重归平寂，一切像是从来都没有发生过。烛火灭去，深夜幽幽，偶有凄清的夜风绕过宫阙梁柱，张扬起片片帘幕。静谧中，却隐隐漂浮着一女子嚤嚤的哭泣声。她哭的十分轻，几欲听不见，但却分外伤怀。

“烨儿……怎么会这样……怎么会这样……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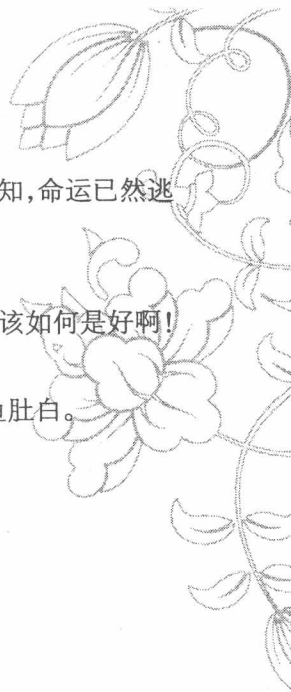
她搂着怀里已然安睡的孩儿，不住地哭泣。

他现在闭着双目，和其他普通的婴孩全然一样，但女子心中却深知，命运已然逃离她的掌控。

“为什么要像你娘亲，为什么要像我……”

他只是一个还在襁褓中的婴孩，便会勾人魂魄。若是长大了，那该如何是好啊！为什么要像自己，为什么，这一切究竟是为什啊……

女子隐忍的啜泣，断断续续，她枯坐在床沿，一直哭泣到天已泛鱼肚白。



第一章 失意

“芊泽有信!”

当女孩挎着书包走过传达室的时候,被忽的一唤。她停住脚步,扭过身来,看见传达室里的大叔和蔼可亲地冲着她笑。

“通知下来了。”

他挤了挤眼,模样有些调皮,他见女孩一愣,便把信递了给她,然后拍拍她的肩膀鼓励道:“芊泽真是努力用功的孩子,皇天不负有心人,现在终于有收获了!”

女孩接过信件,这是全国知名的医药大学S大的录取通知书。凡是进入这所学校的,出来后便是叱咤医坛的佼佼者。芊泽报的是保送生,但她压根就没想过自己真的能被提前保送。这样的机会千载难逢,居然能落在她的头上,当然喜出望外。

其实芊泽被保送并不是没有道理的,她读书十分刻苦。当别人在嬉戏玩耍的时候,芊泽却只知埋头啃书。她比别人付出了更多的汗水与泪水,经受了更多的煎熬和折磨,只因为读书对她来说,已相当不易。

“芊泽今天还要去打工吗,待会下课若是没事,大叔请你吃饭!”

那中年男子爽朗一笑,说罢便推了推还在发愣的芊泽,继而又说道:“快去上课,要打铃了!”

女孩被推开好几步,她回过头来,眉眼一弯,笑得温软怡人。

芊泽不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女子,却清秀嫩白。白皙的肌肤如凝脂般弹指可破。只可惜五官太过平庸,若是站在人群当中,很容易被埋没。但芊泽却有一副迷人的笑容,能点燃人们心中的温火,令人如沐春风,心旷神怡。

“谢谢大叔,不用客气了。”

女子唇红齿白,笑得皓齿明亮,对着大叔报以谢意后,便转过身来,向前方的教学大楼走去。她的手沁满了汗,紧紧地攥着手中的信封。芊泽低着头,目光一直盯着它,直到她在楼道的拐角处听见了一些女孩的窃窃私语。

“知道奖学金已经发下来了吗?”

另一人的诧异地回应:“是吗,我怎么都没听说,都分给谁了?”

“一班的刘畅灵,三班的李丽,然后就是我了,然后还有一个……给了二班,具体是谁来着?”那女子眼睛上膘,食指挨着下巴,一副思忖的模样。

“芊泽吗？”

走道拐角处的芊泽忽地一顿，眼睛微微睁大。

“不是。”

那女子一摇头，摆摆手：“哪有她的份呀！”

“怎么会呢，芊泽家那么贫困，这钱不给她，她怎么上大学呀！”那女子甚至有些懊恼。

“谁要她打肿脸充胖子，家里都穷成那样了，还来上贵族学校。她以为贵族学校的钱会分给他们这些穷光蛋吗？这钱可不是一般的数字，怎么算，都轮不上她。她就算上了大学那也成不了气候，现在的社会谁不要点背景，要些靠山呀，她没有背景，能成大气，能成才吗？不能成才，就不能给学校添光彩，这钱不就打水漂了嘛！”女子势态颇为高傲，她一仰脸，露出轻蔑的模样，一骨碌地把话说完，食指还不忘指指点点。

本是有些懊恼的女子，听罢也淡淡地点了点头：“那倒也是……”

“就是嘛！”

高傲女子拍拍她的肩膀，嘴角勾起一抹得意的笑容。

之后，这两名女孩便手挽着手，上了楼去。此刻铃声大作，把还在拐角处失魂落魄的女子震得一愣。芊泽双目无神，低着头吸了吸鼻子，然后深深呼出一口气，感觉心情平抚了一些，便也一步步地上了楼去。

这一天，过的浑浑噩噩。

那些声音飘飘散散的盘旋在耳边，挥之不去。芊泽几次深深闭眼，但耳畔里的讽刺声却不绝于耳。她皱着眉，露出痛苦的表情，她感觉心都要裂开了。

——哪有她的份呀！

——都穷成那样了，还来上贵族学校！

“芊泽！”

萦绕耳际的声响蓦地消失，芊泽一惊，把埋在双手中的脸抬起。

“你在想什么呢，怎么坐在这里？”

女子声音提高了十分贝，因为她已经喊了芊泽不下三遍。她插着腰，微微嘟起红唇，美眸一凛，似有愠色。芊泽一见到她，便装做无事的笑了笑，然后站起身来，拉过她的手。

“你今天不排舞吗？”

“排什么呀，气死我了！那群废物，这么简单的动作都配合不好。下个月的大赛只怕是要拖了我后腿！”洛羽晴是整所贵族学校里数一数二的风云人物。不仅因为她是校董的千金，更由于她出众的外表和过人的才华。如果说芊泽这辈子见过的最漂亮的女人，那非羽晴莫属。她天生丽质，五官如粉雕玉琢一般，一双水灵的大眼睛，仿若会说话。美人一笑，媚眼如丝，众生也要癫狂。

除了这些,羽晴在舞蹈方面的天分,更是惊诧世人。她四岁学舞,六岁便能上台,这么多年来,捧回家里的奖杯不计其数。而下一个个月,她便要去北京参加全国舞蹈大赛,但事实上,她早已被保去国外参加决赛,所以,这一次北京之赛,只是去表演消遣的。

如果说洛羽晴是流光溢彩的玉石,熠熠发光,那么芊泽就像是一块黑突突的石块,躲在她身下,渺小到微不足道。很多人都很好奇,为什么这样两个女子会成为最要好的朋友。她们形影不离,总是手拉手走过校园的每一个角落。其他的女孩总是羡慕芊泽能有羽晴这么优秀的朋友,芊泽虽然也感觉幸福,但心下总是不免担忧。毕竟她太过优秀,这样的好朋友,让她胆战心惊。在这间贵族学校里,芊泽只有羽晴一个朋友,若是她也离她而去,她一定会很伤心。

“哦,对了,芊泽!S大那边有消息了吗?”洛羽晴忽地想起了什么,瞪着美目睨视芊泽。

芊泽却是一愣,尽量掩饰脸上的苦涩。她摆了摆手,有些惨淡的笑道:“有啊,但是没有入取,他们说我还不够资格……”

说着说着,她便声若细蚊,羽晴眨了眨大眼,不可置信地说道:“不够资格?这怎么可能?他们瞎了眼吗,芊泽你是旷世的医药奇才,还没有上大学就已经啃光了所有医学著作,并且还发表了那么有价值的学术论文。即便现在没有声名大噪,将来也是要流芳百世的,他们居然不要你?”

羽晴气得双颊绯红,跺了跺脚,甚是不满。芊泽被她的模样逗笑,眯着眼,淡淡道:“羽晴不要生气了,按照你的说法,我是旷世奇才,那上哪个大学都是一样的呀!”

芊泽笑得清透无瑕,令羽晴一愣,她的笑容总有着不能言语的力量,让人心头为之一震,仿佛有涓涓溪水注入心田,丝丝沁凉。女子遂释然一笑,亲密地拉过芊泽,一同向校外走去。

“好啦,好啦,今天我要去你家吃饭,我要吃芊曦哥哥弄的好菜!”

天色愈发阴霾,沉甸甸的乌云开始纷纷聚集,街上的人群步履开始加快,眼见这密布在上空的云层黑压压的像是要掉下来一般。

“哥哥,我回来了。”

刚踏进门时,芊泽便唤了一声,却恰好被呼啸而过的火车声给淹没了。芊泽家住在铁轨旁边,属于准备拆迁的危房。上个星期城管局的又来呵斥了一番,说是这个地方再也不能住人了。只是芊泽和她的哥哥芊曦实在是无处可去,一拖再拖,到了现在仍然没有半点挪窝的意思。

墙上被赫然写了一个鲜红的大字:拆。

虽然芊泽极力想忽略它,但她神色中的落寞还是收进了一旁的洛羽晴眼中。羽晴很懂事,她知道这个时候最好是缄默不语,假装不知。于是她在停顿了一秒后,便

抢先于芊泽蹿进门中，大呼：“曦哥哥！”

女子姣好粉嫩的脸颊，看上去若水蜜桃般滋润，声音更是丝丝甜腻。芊曦正从厨房里出来，见到羽晴，先是一愣，瞪着俊眸半晌。然后便恢复漠然的模样，径直走了过来。

男子把菜碗端上桌，然后冷冷地说了一句：“羽晴来了，坐吧。”

他也不看她，然后就回厨房去加一双碗筷。芊泽进了门来，对着羽晴吐吐舌头，她知道哥哥是这个性子，不爱说话。羽晴并不生气，她已经习惯了，她每一次来芊曦都没有给她好脸色看。只是她并不介意，还乐此不疲的拿自己的热脸贴他的冷屁股。

原因很简单，洛羽晴喜欢芊曦。

芊曦长得颇为俊秀，面容儒雅，一副书生模样，但身骨却很弱不禁风，经常感染风寒。除了这些，芊曦有着一个巨大的缺陷，那便是他的左腿，已然残废。

三年前，芊曦在工地上打工，被滑落下来的巨石砸中了左腿。工地上赔了一笔钱，便辞退了芊曦让他回家养伤。芊曦当时并没有反驳什么，拿着钱便安静地回了家。从此以后，左腿残废的他，只能做非常简单与粗浅的活儿。虽然时过三年，他已经可以正常地处理生活中的大小事务，并且也能够胜任一些健康人的工作。但社会并没有给他机会，一个看上去弱不禁风的跛子，处处碰壁，日子过得相当拮据。

芊泽当时正升高中，相依为命的两人只能凭靠那为数不多的赔偿金过日子。但当时，芊曦却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，他居然把所有的赔偿金都拿出来，供芊泽读全市首屈一指的贵族学校。芊泽死活不肯，却被哥哥狠狠地打了一顿，然后罚跪一个晚上。迫于无奈，芊泽便依了哥哥，去了那所和她格格不入的贵族学校。一直到今天，芊泽都为这件事情痛心。因为当所有的赔偿金都用掉以后，为了挣钱养家，哥哥什么脏活累活都干，三年下来，已是瘦得不成人形。

“曦哥哥好冷淡哦，每次我来，连正眼都不瞧我一下。”羽晴假装很生气，嘟着嘴娇嗔道。芊泽掩嘴一笑，然后瞟了一眼芊曦说道：“因为我哥哥不敢看呀，羽晴长得这么漂亮，哥哥看了会脸红的。”

芊泽本是揶揄，但芊曦居然忽的抬目，而羽晴也刚好瞪着美目视男子。毫无预期之下，两人的模样互入了彼此的眼帘，一时间，芊曦居然脸红了。

洛羽晴心中一惊，然后倏地两朵红云也飘上了粉颊。

芊泽在一旁偷笑，见两人忽的缄默，气氛颇为尴尬，于是便轻咳了一声，上一步把羽晴手上的袋子扯了过来，说道：“羽晴今天带了好东西，给我们加菜哦！”

芊泽盈盈一笑，眉眼舒展。洛羽晴缓过神来，也是羞涩的一笑。

“坐吧。”

芊泽拉了拉她，也拉了拉芊曦。芊曦缓过劲来时，脸色徒然阴沉，眉宇之间的忧郁更甚。他闷不吭声地坐了下来，然后机械地为芊泽和羽晴添了饭。洛羽晴却并没

有发觉芊曦的阴郁,反而因为刚才的事件而心情舒畅,分外开怀。她把袋子里的各色菜式端了出来,然后一个个念出:“红烧蹄髈,翡翠鱼丁,八宝冬瓜汤,鸡汁……”

洛羽晴眉飞色舞的一一列举,殊不知一旁芊曦的脸色随着她逐渐抬高的愉悦音调,而愈加森冷。最后他终于忍不住打断了羽晴的话:“洛小姐,你这么大方的客人,每次来都这么客气。但是我们家里不缺吃不缺喝,下次若是要来,就请不要带什么东西了,若是要带,那就不要来了。”

此话一出,芊泽和羽晴均是大愣。特别是羽晴,她明亮的清眸忽的一黯,红润的脸颊也倏地煞白。她的手还停在半空中,一碟香喷喷的鸡汁排骨就这么尴尬地待着。芊泽放下碗筷,模样有些焦急。

此刻门外忽的闪过一闷雷,雨点稀稀落落洒了下来,但随着风的势头愈演愈烈,雨势也开始增强。

三个人坐在简陋的方木桌边,此刻各怀心思。芊泽蹙着秀眉,瞪着双眸望了望身边的羽晴,又缓缓侧过脸,瞅了瞅一旁的芊曦。

她觉得自己应该说些什么,但此刻却什么也说不出。

“对不起,芊泽,我想我还是先走了。”

洛羽晴的脸色也是乌云密布,她蓦地站了起身,胸膛有些小的起伏,似乎气得不轻。芊泽慌忙站了起来,眼见羽晴就要出了门去,于是拉过她说道:“外面要下大雨了,羽晴你这是去哪呀。”

“我回去。”

洛羽晴眼神都不偏,冷冷说道。但芊泽拉住她的时候,她却也并没有再向外走,似乎还在等待什么。

芊泽急得红眼,她知道就算哥哥对着羽晴总是不冷不热,但也没有这样正面冲突过。她自然是知道这是哥哥的不对,羽晴她根本就没有嘲讽自己家贫穷的意思,他却硬要曲解成那样。

“哥哥,你快给羽晴道歉呀,雨下大了,羽晴现在出去会被淋湿!”

芊曦依旧在低着脑袋吃饭,模样不紧不慢。

“你给她把伞吧,时间不早了,她也该回家了。”

芊泽一听,气得跺脚,更是语塞。她转过脸来,发现一旁站着的洛羽晴此刻正愤愤地咬着下唇,委屈的泪水就这么淌了下来。芊泽想说些什么,却被女子忽地一甩,紧接着她便冲入了已然有滂沱之势的大雨之中。

芊泽怔忡了半天,然后目光愤怒地回视男子。

“哥哥,你这是为什么呀?”

芊曦这才抬起头来说:“芊泽,你这又是何苦。”

芊泽的泪因气愤而颗颗滑落,芊曦望了一眼妹妹,然后长长地叹了一口气,双眉拧结起来,沁着心疼。

“既然不会有结果，为什么又要给人机会。哥哥我这辈子，根本配不上她，又何苦要让她将来更加伤心呢？”

他说罢，便咽了一口白饭，吞下去的瞬间，他双眼泛红。

芊泽低敛起睫毛，再不吭声。转即她便转过了身，拿上一把伞跑了出去。

哥哥说的的确没错，是自己太过于天真，觉得生活就像童话故事一般美好。但是如果美好，为什么又要让伤痛接踵而至，让自己和哥哥不断地受伤呢。芊泽其实知道，羽晴为什么会喜欢哥哥。

当芊泽把那些话说给羽晴听的时候，芊泽也觉得心如刀绞，悔恨交加。

“你哥哥是为了你才废的腿。他知道，他赚的钱根本供不起你读×高中，所以当那块巨石滑落的时候，他明明发现了，却没有躲去。芊泽，你说如果没有废这条腿，他是不是就不会那么傻的认为他和我没有结果？”

羽晴怎么会不知道他的想法，他心思细腻，却藏得很深。只是即使再装作若无其事的和他靠近，在被排斥，被羞辱的时候，还是会不可遏止的伤心。因为毕竟被深爱的人所伤，是那么疼的一件事。

芊泽跑在雨中，伞被大风刮偏了角度。斜风斜雨打在自己身上，一瞬间便全身湿透，而大雨倾盆之下，路面变得泥泞不堪，眼睛也似乎睁不开。

恍惚间，似乎看见了不远处那个熟悉的身影。

她在雨中不顾一切地跑着，却殊不知铁轨的那头，一辆刚刚驶过隧道的火车正破雨而来。芊泽见到白茫茫的一片中，那火车的灯光横扫过来，点亮了她惊愕的神情。她瞳孔忽的一缩，偏回头来时，洛羽晴正在跑过铁轨，她像是沉浸在自己的痛苦当中，对突如其来的危险视而不见。

时间仿佛被放得很慢。

芊泽惊慌失措地望了望风驰电掣般驶来的火车，又望了望埋着脑袋奔跑着的洛羽晴。

“羽晴！”她扑了过去，两个人跌在一起。

与此同时，火车呼啸而过，仅留下被撞击开的一把伞，几个起落的跌在地上。

而人却早已不见了。

第二章 异处

烈风凌厉，刮在女子的脸上，有如刀锋掠过。芊泽觉得脸上生疼，便企图挣扎开眼，但头却重得就像被灌进了水银，身子更是赘沉不堪。

“好痛……”她缓缓地支起上半身。

芊泽厚重地喘息着，等到她开始觉得这疼痛逐渐减弱的时候，她才完全睁开眼来。

但睁眼的一瞬间，她就愣住了。

衰草连天，凛冽的荒原之风掠过它们头顶，摇摇曳曳的形成一线波浪。苍茫无垠的苍穹，其色阴暗，仿佛正在酝酿着一场声势浩大的暴雨。芊泽扬起头来，感觉天地之壮阔，而自己就像一沙粒，渺小到可以被轻而易举地忽略。

这是哪里？

芊泽双目瞪得圆大，她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看到的。她怎么会在荒原之上，刚才她明明就追着羽晴出了家门，然后在火车险些就要碾过羽晴奔跑的身姿时，不顾一切地扑了过去。紧接着便觉得眼前一黑，等醒过来的时候，居然就躺在这里来了。

芊泽站起了身，目不转睛地盯着眼前的一幕，不自觉地自顾自向前走了几步。

怎么会这样？

“哎呀……好痛啊……”

就在芊泽陷入迷惘与怔忡之时，一丝幽幽的女声响起。这声音分外熟悉，芊泽灰蒙的瞳孔陡的一亮，转势便转过了身。

洛羽晴艰难地爬了起身，她摸着自己的后脑勺，仿佛摔得不轻。然后她睁眼向前一看。

“芊泽！”

她也是眼前一亮，但见芊泽脸色阴霾，并且一副不可置信的模样，心中一疑。不过下一秒她便知道了原因，因为她也发现了，自己现在待的地方，有多么的诡异而蹊跷。

“这是什么地方……？”

她们被摔在一块儿，压垮了一堆衰草。空气中弥漫着干燥的尘土之味，飓风一起，夹杂着沙砾的风便割在脸上无比刺疼。洛羽晴整个人都呆了，她望了望四周，只

是一连绵无尽的草原，灰沉沉看起来一点生机都没有。她是怎么到这来的，而芊泽又是怎么到这来的。记忆里有模模糊糊的片段，似乎是大雨之中，她哭泣地奔跑着，一道刺目的光从左方扫来，她还没来得及的转头看是什么，就听到了芊泽声嘶力竭的呼喊声。

紧接着，便什么都不知道了。

许久的沉寂，两个女孩都瞪着圆大的眼睛，互视。

她们的表情互相印入对方的瞳眸，仿佛在告诉她们，这不是做梦，这是真的。

“是谁把我们带到这里的？”

洛羽晴开始揣测起来。芊泽一听，便警戒地转了一个身，并没有发现有其他的人。如果有人捉了她们，那又为什么抛在荒郊野外？明明她们都跌在铁轨上，如果没有被压死，那又怎么会到这里呢？

难道她们真的被火车碾死，现在这里是地狱？

脑中闪过这个念头，芊泽便吓得脸色铁青，洛羽晴见她一副诚惶诚恐的模样，便上前安慰起来：“芊泽别怕，我们走走看，如果能见到人就可以问一问，这究竟是什么破地方了！”

女子轻轻地勾起嘴角，带着鼓励的笑容。芊泽睨视她，先是一顿，然后默默地点了点头。羽晴是一个应变能力非常强的女子，她总能比芊泽更先一步的接受突如其来的事件。

“嗯。”芊泽点头后，这两个女子便要开始前行。但她们还没有踏出半个步子，就忽然感觉到一阵异样。

芊泽最先发现，她感觉身后有什么东西正在向她们奔跑而来，参差不齐的步子声，随着他们的逐渐接近而被越放越大。洛羽晴随后也感觉到了，她和芊泽一同回过身来，眼见天地接壤的地方，一排跳跃着的灰色线条，向这边移动来。

这是一群人。

他们越跑越近，芊泽和羽晴看得越发清晰。这群人边跑边哭，他们衣衫褴褛，蓬头垢面，神色慌张，不顾一切地疯跑，像是他们身后有魔鬼在追赶。果不其然，在这群人的身后，有三匹急速追赶的马骑，上面驾马的人均是一袭帆布长袍，周身裹得很为严实。他们手执长鞭，等到赶上了奔跑的人群时，便恶狠狠地甩了下去，毫不怜惜。

被鞭子甩到的人，便凄厉地惨叫出声。马速之快为鞭力加码，一道下来，皮开肉绽。他们一语不发，只是在挥鞭的时候会低吼一声，然后决绝地甩下去。奔跑的人中，倒了一个又一个，他们里面有强壮的男子，更有老弱妇孺。有个母亲紧紧抱着她的孩子，被后面的马匹所追赶，面带惊恐地一再回头。但人又怎么能跑得过马，距离逐渐缩短，母亲却死活都不愿放下瘦弱的孩子，她面上的惧色令人发悚，马上的人却面不改色。

一鞭挥下，芊泽看得眼直直的，仿佛身临其境。

鞭子摔在那脖子上，曲卷起来。那女人身子被奔跑的马匹所拉扯，拖动起来。她再也无力抱住孩子，任由孩子摔下身来，被后面赶上的一匹马活活踩死。那女人见到孩子被踩烂，声嘶力竭地哭出声来，但紧接着那哭声便戛然而止，因为拖在地上的她，已被生生勒死，身体逐渐无力，最后完完全全地耷拉下来，随着马匹的飞奔，在地上跌撞波动。

其他逃命的人，根本顾不得周边的人，他们只知道跑，跑，跑！

芊泽完全震惊了，脚步都挪不开。眼睁睁地看着人潮往自己这边涌，而那三个执鞭之人的身形，在此刻幻化成恶鬼修罗，吓得芊泽面无血色。

“跑……跑啊！”

洛羽晴在一旁也是把一切都收在眼底，她下意识地后退了几步，然后拉起芊泽就喊。

芊泽缓过劲来，转身便跟着羽晴跑了起来。

后面的人愈来愈快，那些凄厉的叫声离自己越来越近。芊泽心如捣鼓的跳，她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。这究竟是在哪里，这些人又是谁，那些残酷之极的凶手又在做什么。

烈风如刀匕，几欲划破她白皙的脸。

两个女孩的速度即便已经很快了，但相对于后方滚滚而来的人群，还是相差甚远。于是，不到一会儿的功夫，她们就被追赶上了，并且和这些狂乱奔跑的人群混为一体。三匹马游刃有余地穿梭在人潮当中，然后漫不经心地挥下鞭子，仿佛非常享受这个虐人性命的过程。

“驾！”

他们中的一人忽的兴奋地叫出声，因为他夹着马肚，躬身扯下了一妙龄少女的上衣。那女子捂着身子跌在地上，正好撞着了踉踉跄跄奔跑着的芊泽，芊泽惊得大呼，身子一斜，也一同跌在地上。洛羽晴在旁边，慌慌张张的要把芊泽扶起来，但下一秒，她的背后就传来剧痛，原来那驾马的人绕了一个圈子，又回来给了羽晴一鞭子。

“啊！”

羽晴后背的衣裳，倏地就烂开了，她瞳孔一缩，腾然跪地。芊泽吓得花容失色，脸色煞白地望着洛羽晴倒下后，出现在面前凶神恶煞的骑马人。那人停下马来，放下皮鞭，从左腰下拔出一把弯长的刀。

拔刀之时锋芒一露，在芊泽圆瞪的瞳孔里一闪。女子愣在原地，扶着地上疼得大汗淋漓的洛羽晴，羽晴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。背上的刺痛让她意识模糊，只知大口喘气。